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163

主編
虞和平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政治·外交

太平洋的暴風雨

太平洋開戰後第一年內世界大事日記

太平洋開戰後第二年內世界大事日記

太平洋戰爭之研究（增訂本）

大
象
出
版
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163

政治
外交

大英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 太平洋的暴風雨
- 太平洋開戰後第一年内世界大事日記
- 太平洋開戰後第二年内世界大事日記
- 太平洋戰爭之研究（增訂本）

于川資交研究題問際國戰大次二

普棗羊

行 刊 社 版 出 光 國

二戰大勝國際開羅題研究所

2

太洋平的風雨

羊羣春作

桂林光出版社刊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

目 次

緒 言

第一章 大風起于萍末

- (一) 宿命的二年
- (二) 「以夷制夷」
- (三) 兩面政策
- (四) 「七、七」以後
- (五) 「明興」在遼東

第二章 幻想

- (一) 戰略形勢
- (二) 軍力
- (三) 經濟
- (四) 政治
- (五) 動底決定性

第三章 三角鬥爭

- (一) 世界大戰底原因
- (二) 幾種戰爭
- (三) 世界大戰底性質及其發展
- (四) 太平洋大戰底特徵

第四章 暴風雨的前夕

- (一) 北進和南進
- (二) 從廬溝橋到曼谷
- (三) 最後的悲喜劇

六五

第五章 打擊

八一

- (二) 珠港奇襲 (二) 馬來亞的悲劇 (三) 十七天的戰爭
- (四) 五個月的死守 (五) 亞澳地中海爭奪戰 (六) 緬甸戰役
- (七) 在大陸上

第六章 血的教訓

一一九

- (一) 國際政治軍事的因素 (二) 殖民地政治軍事因素
- (三) 純軍事的因素

第七章 災後

一三七

- (一) 敵人底收穫 (二) 蘇中福 (三) 更基本的因素
- (四) 日本哪裏去? (五) 新形勢下的新任務

第八章 曙光

一五七

- (一) 黎明前的黑暗 (二) 最後勝利底基礎 (三) 新階段
底開始
- (四) 爭取全面的進步 (五) 一個重大的缺陷
- (六) 發動全民戰爭 (七) 結論

緒言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地說來，首先正是爆發在太平洋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背信忘義，突然進攻我國東北四省，開始了現在荼毒全球的法西斯侵略行動。這一點「星星之火」，當時未被及時撲滅，反受着今日主要的反侵略國之一事實上的底議和支持。受着這樣鼓勵，侵略的毒焰逐漸蔓延；由中國而阿比西尼亞，而西班牙，而奧大利，而捷克，而阿爾巴尼亞，而波蘭，而丹麥挪威，而荷蘭比利時法蘭西，而大不列顛，而南斯拉夫希臘，而蘇聯，而美國；由斷續孤立的小規模行動而全面戰爭；由太平洋而紅海，地中海，大西洋，最後又回到太平洋；馳至今日，五洋七海，一切人類生活所寄托的土地，整個地變成了一遍修羅場。

當吃人的日本生番在遼寧的北大營放起一把野火的時候，遠見之士早已預見了今日的浩劫；預見了瀰漫全球的法西斯生番底祭賽的火焰；預見了這火焰不但將燔炙一切求生存，求獨立，其罪僅在不願做奴隸的民族，並將掉頭來焚燒那些生番的教父們自己。

太平洋戰爭底主要戰幕由日本來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底最後場面由日本來補足，決不是偶然的事情，如果人世間真有所謂 *Reincarnation*（註一），她的判決倒是錯銖不爽，當然，這決不是所謂「報應」的問題，而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因果問題。二十餘年來支配資本主義世界的某些國家在遠東的政策，和其在歐洲的一樣，對於今日的災禍是應該負主要責任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展開全貌了，其結果將決定全人類今後數代的命運，而太平洋上的據門，正是支配那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就目前形勢觀察，光明與黑暗決勝的主要戰場仍在歐洲；只要能粉碎希特勒及其納粹德國，日本法西斯不論現在如何猖獗，終必不免崩潰，然而正因形勢如此，反侵略陣營的主力即不能不集中在歐洲，期能擒賊擒王，首先解決軸心魔首，從而東方的跳梁小醜，即非一時所能肅清；太平洋上的戰爭或尚須繼續至歐洲及其他戰場勝負已定之後。

若局勢真如此發展，則我們或會看見這樣一件史實，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太平洋開始，在太平洋上發展到最大限度，最後仍在太平洋上結束。

(二)

不能否認地，如前述，勵減希特勒和希特勒主義在今日仍是反侵略陣營的第一任務；然而，太平洋上發

註一：希臘神話中司果報的女神。

洋戰爭的重要性却不能因此而受到絲毫低估。由于本書內將企圖分析的種種因素，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大戰第一階段已佔得若干勝利，這種勝利在目前尚不足以左右全局（即使僅僅是太平洋的戰局）。但是，如果那些因素仍舊繼續，如果暴日能繼續獲得便宜勝利，如果有萬分之一的可能，倭賊的獸蹄竟蹂躪印度，澳洲，西比利亞，乃至竊燒抗戰的中國，則整個反侵略戰爭的前途，無疑將受到極嚴重的影響，使集中全力，首單獨解決納粹惡魔成為不可能；即使可能或竟成功，其後回頭來消滅日本生番亦將成為極浩大極困難的任務，這任務不論能否解決，其結果將使人類的元氣，因遭受東西兩面同樣空前規模的傷殘，至數代或竟數世紀猶不能恢復。

（三）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及其初期的過程，無疑已使世界大戰的局勢更嚴重化，其今後的演變尤可能左右它的前途；然而，別方面，正因其這一無可避免的發展提早實現，世界大戰才有了澈底解決的可能，世界局勢才相當明朗化，人類才可以估計一下自己的前途，不能否認地，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以前，雖日本響應納粹，大舉展開侵略的必然性早已無可置疑，然而，作為其侵略對象的若干國家，却依然迷戀着過去的幻想，以新的形式繼續蓄意的政策（在歐洲已鑄大錯的政策），妄冀安撫敵人，或至少苟延當時的現狀。別方面，也有一種愚不可及的人物，竟夢想希特勒勝利，然後偕納粹魔

鬼來抑制日本生番。事實是，在當時的情形下，不用說如果希特勒勝利，國際法西斯將瓜分全世界，一切民族人民，特別是我們中國，將陷入不能想像的地獄，即令納粹被消滅，亦難設想那固執安撫政策，且全力已耗于抗德戰爭的英國，乃至孤掌主義仍佔勢力的美國，會掉頭來主動進攻侵略禍首日本帝國主義，根本掃除法西斯毒氣。無疑地，設使日本竟始終不公開加入軸心的全面進攻，而致全力以赴征服中國，則國際局勢前途，尤其是遠東局勢前途之複雜，實將令人難以想像。

時至今日，一切已經比較單純化了：日本的拼命冒險，已把全世界分成兩個鮮明的對立的營壘，並把強大然而素主孤立的美國，提早拉進了反法西斯侵略的統一戰線，今後反侵時同盟國的勝利，將使世界的命運，達到一個肯定的解決，而他們的勝利是必然的。

(四)

所謂必然，非謂同盟國即可現狀自滿，坐待勝利的來臨，而是說人類如果不能回到野蠻世界，歷史如果不能永遠開倒車，則代表自由，民主及進步的及法西斯勢力即當獲得最後勝利，無論他們在初步過程中受到怎樣的挫折。但這種勝利，鑒于法西斯黑暗勢力之强大，以及反侵聯集團中若干國家過去的種種失策，必須極大的努力才能得到；若不能努力，或努力而不當不夠，則必得勝利者竟歸失敗，亦非不能想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位偉大的哲人說：

……如果以爲全世界的歷史總是一帆風順的和整齊的前進着，而不會有時也發生大步後退的情形，那是不合辯證法的，不合科學的，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

伊里奇：「論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解放戰爭的可能。」

顯明地，正因爲反侵略國過去的努力不够及犯了嚴重的錯誤，歐洲才陷入悲慘的局面，整個被納粹的獸蹄蹂躪；大錯已經鑄成之後，負責的國家政府猶不能警惕教訓，而在遠東重蹈覆轍，遂致太平洋戰爭第一階段的結果，同盟國又陷于與歐洲同樣嚴重的不利，使整個戰局遭遇極重大的危機。

爲了爭取那必然的勝利，今日已絕對不能重復過去的鶻鳥主義，而必須澈底切實檢討過去的一切錯誤，領略過去的一切教訓，期能改採正確的策略，重作適當充份的努力，以挽救今日的危局，奠定將來勝利的基礎，這是每一個反法西斯統治，爭自由民主的人底責任，也是每一個人的要求。

(五)

僅僅指出在太平洋大戰中，負主要責任的同盟國，重犯了歐戰過去的錯誤，仍然是不够的。截至今日，太平洋戰爭中所顯示的若干同盟國的錯誤，從而其所提出的教訓，較之歐戰過去的實在更多而且更複雜。所以然者，乃因太平洋戰爭的性質，在根本上雖與歐戰一致，然而其中所包含的政治的及軍事的因素，却比歐戰的更加繁複，其所表現的形態亦更加多樣。由於這些特點，太平洋大戰迄今已

提出了許多歐戰所無，或有亦不如之嚴重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問題，其澈底解決必須更明白的認識，更困難的決策，更強毅的努力。

關於軍事方面，這裏只須指出，太平洋戰爭由於地理的和軍力組織的因素，包含着許多十分重大的戰略的和戰爭作戰的問題，特別關於海洋戰爭的作戰，運輸，給養等問題。這些問題有些在歐洲和大西洋是沒有的（例如大規模的海軍會戰），有些雖有亦不及其困難繁重（例如同盟國與中國間的運輸問題）。同盟國如欲獲得勝利，對於它們必須澈底適當解決。

（六）

然而太平洋戰爭中同盟國所遭遇的最困難的問題，却是在政治方面。太平洋戰爭與歐戰的主要不同點，在於前者不僅是兩交戰方底單純的決鬥，而是一種三角式的衝突，其中所牽涉的除正式對戰的兩方外，還有爭取自由獨立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作為第三方。

關於此點，以後有更詳明的分析，目前所須指出的只是：由於這一特徵，太平洋戰爭比歐戰更複雜和困難，尤其是對於同盟國（英美）。歐洲戰爭若有民族問題，那問題可說是完全不利於軸心的；太平洋戰爭中的民族問題則不然，它包涵着一種二重性，而截至現在，由於處置不當，受其害者主要是聯合國家（特別是英國）。

這種形勢使太平洋戰爭特別難於達到澈底的解決。如果歐戰可以主要用武力手段解決（雖其中決不能放棄政治鬥爭），太平洋戰爭的解決，則決不能僅憑武力，甚至不能以武力為主要手段。如完全憑藉武力，則即使能戰敗日本，亦不能解決太平洋戰爭中所包含的基本問題，太平洋戰爭如不能解決，世界大戰即不可能解決；舊戰爭的終始將是新戰爭的開始。

（七）

在這篇緒文裏，作者的主要用意，是說明太平洋戰爭與整個世界大戰的關係，從而前者在整個戰爭中的重要性。明白了它的重要性，檢討太平洋大戰過去一切底必要性即當顯呈於讀者眼前。

在戰爭進行的過程檢討戰爭，絕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最大的困難是收集材料。在當前的條件下，這種困難尤其增加十倍；因為筆者數年來辛苦累積的一點文稿，資料，和參考書籍，已經全部在香港付諸一炬，而桂林雖是個美麗的城市，却非文化的倉庫，尤其是研究國際事件所必須的外國文書籍刊物，在這裏簡直絕無僅有。筆者所能做的，只是盡可能蒐集和利用少數朋友們和個人所據得到的素材（主要是國內的報紙和其他期刊），以及小量的親身經驗。在這種條件下，敘述的確鑿性和論據的正治程度，有時是難免發生問題的。那只有等待日後事實的增訂和讀者的指正。

第一章 大風起于萍末

(一) 宿命的一年

一九三一年是宿命的一年。它開始了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也開始了人類歷史上最廣大最殘酷的戰爭時期。

兩年前，資本主義世界戰後的短期的繁榮以迅雷驟雨的變故結束了，空前的經濟恐慌降臨了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兩年之內，一切資本主義繁榮永垂萬世的幻想幻滅了，沉醉在利潤和逸樂中的統治層從夢中驚醒了轉來，一致疾首蹙額地面對着一個問題：怎樣在逼人而來的內憂外患下拯救自己。

對於那些被戰爭奪去了一切，奪去了殖民地，資源，市場，或從戰爭得到了這些而依然感覺不夠的國家底統治層，問題是一個生死攸關的。他們必須取得它們，不論用什麼方法，從什麼地方；否則將要來到摧毀一切的內蘊的災亂。

對於那些擁有太多的這種寶藏而同樣感受着困苦者，問題也許不那樣嚴重，然而却十百倍的複雜。怎樣應付內起的討麵包的呼聲呢？怎樣答復外來的索殖民地的要求呢？尤其是，怎樣抵擋一個前

所未聞的日趨強大的國際新興勢力底威脅？

因為，在普通的經濟恐慌底驚濤駭浪中，只有一個新興的國家安穩地屹立着，而且發展着。於是，在全世界開始了變化，特別是在廣大的歐亞大陸的兩極端，在兩個本土極小的島國。

誰也不能說日本所受的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恐慌底打擊最嚴重，但日本却是首先發動掠奪戰爭的國家。理由並不深奧。日本帝國主義是特別先天不足的，它的起家全是靠武力掠奪，沒有不斷的戰利品，就不能存在有日本帝國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它的意外的非常的經濟繁榮，使它安靜了幾年。然而，一旦繁榮幻滅，它所感受的恐慌底影響即比他國更尖銳。它必須再掠奪，再找戰利品——更大的戰利品。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突然不宣而戰，開始進佔我國東北四省。

在歐亞大陸的那一邊，大英帝國的母國大不列顛底完成了一次有決定的歷史意義的政府改組。事前，以倫敦市為中心的英國統治層是安穩地躺在安樂椅上，看那些法資社會主義者們試驗着和平漸進地改造資本主義的。這時恐慌使他們不能再把他們的寶貴的制度和政權給那些空想家做實驗品了；他們決定了自己的命運該自己來把握。第二次工黨政府倒台了。鐵工之子麥克唐納還是首相——但他已經與鐵工絕了緣，*Chirden Sir*已經事實上接受了他——在他底下的是「國民政府」，其外相是有名的西門爵士，另一位「轉變」了的人物——不過不是從工黨。

這個政府的任務是不輕易的：它必須使大不列顛對於倫敦市安全，也必須使世界對於資本主義安全，特別是對於大英帝國安全。為達此目的，最好的辦法自然是讓那些外國人去自相殘殺，自己先整頓自己的內部。

於是，一方面，再分配世界的大戰揭了幕，另一方面，明興主義開了端。從此，由瀋陽而阿狄斯·阿巴巴，由阿狄斯·阿巴巴而馬德里，由馬德里而維也納，由維也納而普拉哈（註一），由普拉哈而華沙，由華沙而鄧刻克，由鄧刻克而新加坡——兩極端撞了頭。

（二）「以夷制夷」

如所周知，大英帝國的傳統政策是所謂「均勢政策」（balance of power policy）。這種政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以夷制夷」：甲國強了，扶植乙國來壓伏甲國；乙國變強，又掉頭扶植甲國；自己老是高踞中央，掌握最高霸權。

這政策在太平洋上的運用早已是婦孺皆知的古話。正是這一政策，它造成了英日同盟，在一九〇五年叫日本把妄想伸足于太平洋的帝俄打了回去，正是這一政策，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把德國佔